

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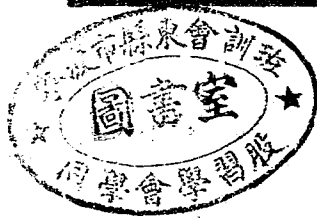
82

604067

田
野
著



北
風
出
版
社



这本书是董写有录回不得

青年流流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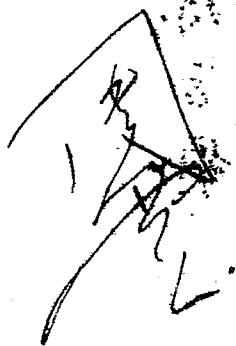
一

信甲孙云娟

流亡

田 野 著

1946.2.2.



北風出版社發行

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五月

本劇作者保留轉載，翻譯，演出，改編，廣播，攝製電影及其他一切權益。欲取得上列任何權益者，須事先徵得作者同意。否則當照中華民國著作權法第二十三條辦理。

作者通信處由本社轉。

流 亡

序 幕

民國二十年，
九一八半個月以後。
山海關，
已經是秋天了。
往年，

北國的秋是涼爽的，每一系風，掠過你的身傍，臉上，特別是頰上，舒服，會使你舒服，忘去了一切，煩惱的憂愁的。人們笑容滿面的望着響晴的天空，高，高，無法形容的那樣高。南歸的大雁，神祕的排成了一字，或是人字，嘎嘎的叫着，是給人們道喜，「恭喜你們今年是個豐年。」也是給人們默祝，「祝願你們明年也是個豐年。」

今年，

民國二十年，不同了，不同了，山海關的秋不再那麼涼爽，就是偶而吹來一系風，也會使得你毛骨發抖，天，不再那麼晴，烏雲，一塊一塊，又一塊，遮住了天空，歸雁不敢從這兒飛，人們失去了笑。

這是，

離山海關一里多的一個地方。

說它是農村又不像，前不隣村後不隣站，兩間孤零零的土房，紙窗，木板門，窗是拿釘子釘着的，門是倒鎖着，夠了，由這些，我們就很能斷定本屋主人已經逃難去了。門前有塊石頭，大概鄉下人作為橙子的，石頭有一尺高兩尺長，面上磨的很光滑，足見不止用過一二年窗前彷彿是個小花園，很有一些歪倒着的花草，花園的這面樹枝子插起來的短牆，牆的這面是公路，公路的盡頭是山海關，古老的城門樓，連接着萬里的長城，「天下第一關」幾個字除非是知道的人，恐怕是看不見的，顯然是這兒的地勢底，所以能眺望着山海關的遠景，雖然是抹糊。

從前這兒是個店，也須是個茶館，只少也是路過人們歇腳的地方，我們不難想像，在太平年間，這兒的門前繫着北國慣有的涼棚，主人笑嘻嘻的招待着來往過路的客人，喝着茶，也須是酒，抓着花生米，談着，談着今年的收成。

可是，今年，今年，

九一八的魔手，

這貪婪的，

無止境的

侵略者。

變更了人們的一切，

帶走了人們的幸福，

留給人們的只是

逃難！

流浪！

死亡！

天晴了一下，即時又被烏雲遮住了，是下午四點多鐘吧：公路上，有兩個人，彷彿很疲倦的，拋着陳重的脚走過來了。一個大人，一個小姑娘。大人臉瘦瘦的，黃黃的，只是一層皮包骨頭，三十多歲細高的個子，一臉煙灰，頭帶一頂紅疙瘩瓜皮小帽，身上穿一件灰不灰白不白的長衫，手裡拿着一個藍布包，小姑娘，十幾歲的模樣，紮兩條小辮兒，一身草綠色的短褲衫，大人一面走，一面，嘟念着，彷彿在說小姑娘，又像是在罵誰……

煙鬼（以下簡稱煙）（吹葫蘆瞪眼，咬牙切齒的）哈哈，小賤骨頭，你走了一道，哭了一道，（使勁往前推了小姑娘一下）你呀，我知道，打的輕，（用手指着小姑娘腦門子）看，回頭到了地方，我不揭了你的皮。

小（小姑娘小梅的簡稱）老伯伯，（哭着）請你饒了我吧（哭）

煙 饒了你，是呀，饒了你，我待你並不錯呀？

小 是的老伯伯，（哭）你待我好，請你放了我吧！（哀求的）

煙 你一個小姑娘，你能到那兒去呀？我是好心呀，把你送到你姑媽家去，（哄騙的）

小 我沒有姑媽，我沒有姑媽，我關裏甚麼親戚也沒有，沒有。（哭）

煙 到我家去？

小 我不去我不去，謝謝你老伯伯，你放我回去吧！

煙 你回去，回那兒去呀？

- 小 我回家去，（哭）我回家去東北是我的家，
煙 東北是你的家？哈哈小賤骨頭，那不是你的家了，那已經是日本人的了。
- 小 不（哭）我不管，我要東北，我要回東北。
煙 你要回東北？
- 小 是的，請你把包裹還給我，那是我媽的。
煙 （掃了包裹一眼，氣恨的，一掌把小梅打倒在地上，一邊搥着打着屁股）小賤骨頭我今天非打死你不可，你要回去，你到了老子的手，你還想回去，老子把你領到天津去押給堂子，還能押兩百塊錢呢？（打着）你哭？我看你還哭，我打的你，叫你使勁的哭。（打）
- 小 （哭着）老伯伯你饒了我吧，我不哭了，不哭了，（一點一點的住了哭聲）
煙 再哭不哭了？
- 小 不哭了，不哭了，
煙 再要不要回去了？
- 小 不要回去了，不要回去了，
煙 包裹再要不要了？
- 小 不要了，
煙 （攙她起來）他媽的小賤骨頭，跟你說好的，你就算不聽，挨一頓打？你到舒服了？哈哈，啊，啊啊——（煙癱上來了）
（小梅用手背擦着眼淚）
- 煙 （用手指點着）你，小賤骨頭，不用不聽我的話，這兒附近都是我的人，你跑不了，你跑到天邊去我也能把你找回來；你鑽到地獄裏去我也能把你挖出來，不信，你看（走

近小梅恐嚇的)你跑不跑?

小 (嚇的有點兒發愣)我,我,我不跑,不跑,(要哭沒敢哭)

煙 真不跑?(更嚴厲的)

小 不跑,(吓的往後退了幾步)

煙 好,你要敢跑我抓着了揭了你的皮。我去買吃的東西去,你在這兒等着我!(說着走去,剛走了兩步又折回來)我告訴你,小賤骨頭,你不準和別人說話,聽見了沒有?

小 聽見了,

煙 我要知道你和誰說過話,我,我還是揭你的皮。

(說完了就順着公路下去了)。

(小梅用手摸着被打的地方落着眼淚,無聲的落着眼淚,坐在石橙上,眼睛望着天,忽然的出聲大哭起來。)

小 媽——爸爸,(撲倒在石橙上)

(這時公路上又走來兩人,是青年,一男一女,一種學生派的鄉下裝束,女的手提一個包,男的背着一個包,這分明是逃難的。)

(小梅被他們的脚步聲,嚇住了哭聲,她以爲是煙鬼。)

真 (李真的簡稱)姐姐(站住轉過身)你看!

梅 (李梅的簡稱)弟弟,什麼?

真 那威峨的城樓,

梅 「天下第一關」!

真 他隔斷了我們的東北,

梅 也隔斷了我們的故鄉,

真 還有我們的同胞,

梅 也有衰老的爹娘,

真 滿山的大豆和高粱，

梅 遍野的森林煤礦，

真 趕的我們遍處流浪，

梅 不，這是逃亡！

真 我們絕不作奴隸，

梅 我們不應該作奴隸，

真 要呼吸自由的空氣，

梅 要踏上自由的土地，

真 這是我們的土地

梅 也是自由的空氣。

呼吸吧，

呼吸吧，

讓我們來多呼吸幾口自由的空氣，

排出那久悶在心中的鬱氣，

我們需要自由，

我們不能離開自由，

要自己去尋找才有自由。

真 姐姐，

梅 什麼？

真 我們的父親，我們的母親，現在怎麼樣了？

梅 我們的東北，我們的家鄉，現在都不知道怎麼樣了？

真 爸爸年紀太老！

梅 媽一年紀也不輕！

真 我們什麼時候才能再回去？

梅 我們什麼時候，收回那家鄉，

真 流浪，逃亡，那年，那月？

梅 逃亡，流浪，那月，那年？

真 別了父母！

梅 別了家鄉！

真 再會吧，大豆和高粱！

梅 再會吧，森林和煤礦！

（兩人情不自禁的擁抱着無聲的哭了）（好久）

真 姐姐這到了什麼地方了？

梅 就算山海關吧！

真 離北平還有多遠？

梅 ……（扭轉身來，看了看撲倒在石橙上的小梅）這位小妹妹，……

真 （上前）小妹妹……

小 （沒抬頭）我不哭了，我不哭了，

真 小妹妹你……

小 老伯伯我不哭，我沒哭……

真 小妹妹你怎麼了？

小 你不要打我，我不哭呀。

真 小妹妹，你弄錯了，

小（抬起頭來看了李真一眼）我，我，你不要和我說話，我會挨打的，

梅 （走過來）弟弟，你到那面去，（坐在小梅身傍）小妹妹誰要打你？

小 （看是個女人比較胆子大了一點兒）你（拿眼睛溜了四面一下）你不打我？

梅 小妹，我怎麼能打你呢？我是個逃難的人，

小 （小眼瞪得圓圓的）你是逃難的，你不是壞人？

梅 （微笑了一下）我不是壞人，

小 你不騙我？

梅 （笑了笑）我不騙你，

小 （忽然哭起來）那麼你救救我，你救救我？

梅 （也有些意外的）我救救你？我能救你？

小 （抱住了她）你能救我，你一定能救我，（哭）

梅 不知如何是好）是你媽要打你？

小 不一不是不是，

梅 是你爸爸？

小 不是——

梅 那麼你有什麼事兒？

小 （哭）我一我

梅 你家在那兒？

小 我家在東北，

梅 離這兒多遠？

小 不我家在東北，

梅 離這兒有五十步？

小 不是，我家在營口，

梅 呵！你是東北人？

小 是的，

梅 你爲什麼到這兒來了？

小 逃難！

梅 你一個人逃難？

小 爸爸媽媽……

梅 你的爸爸媽媽呢？

小 （大聲哭）他，他——

梅 他，他怎麼了你說呀？不要哭，

小 他們死了（哭，放聲的哭）

梅 他們怎麼會死？

小 他們給日本鬼子殺了，在山海關，

真 （一直就站在旁邊聽着）天啊，中國人，得罪誰了，你們要殺就殺要砍就砍！

梅 （也留出了眼淚）原來殺那一堆人裏面還有你的爸爸和媽媽？（小妹哭的已經不成聲了）

（寂寞了片刻）

梅 小妹，可是你怎麼到這兒來了？

小 是，是，一個一個壞人把我領來的，我的包裹也叫他拿去了（哽咽着），

梅 一個壞人，

真 這種下流東西，

梅 國破家亡的關頭上，

真 他們還趁火打劫，

梅 小妹一個什麼樣的人？

小 一個，一個，大，大人。他打我，不許我哭，（哽咽着）

梅 這簡直是個流氓，小妹，你餓了吧？

小 ……

梅 弟弟，你去買點兒東西來吃吃，我們再趕路好嗎？

真 好，你們在這兒等一等，我去一下就来（順公路下）

梅 小妹，那個壞人到什麼地方去了？

小 他說去買東西吃去了，

梅 小妹，日本鬼子為什麼把你的爸爸和媽殺死了呢？

小 日本鬼子說我，我爸太高，長的太高，他們就一刺刀給刺

死了，

梅 你媽呢？

小 媽看爸死了，要跟他們拚命，

梅 他們就把你媽也刺死了？

小 不是，日本鬼子，把我媽拉到屋裏去了，後來，後來媽就不見了。

梅 你怎麼跟那個壞人一齊的呢？

小 我，我是在哭，他，他說他知道我媽在那兒，他送我去，後來，他他，就把我領到這兒來了，

梅 他要領你到那兒去你知道嗎？

小 他要領我到天津去說把我賣給堂子，能賣兩百塊錢。

梅 你要去嗎？

小 我（欲哭）我不去，我不去。

梅 那麼你到那兒去呢？

小 我，我回東北去。

梅 你東北有什麼人？

小 有姑父姑媽！

梅 你願意回東北作奴隸去嗎？

小 我不願意，可是我關內沒親戚！

梅 你跟我好嗎？

小 （一下子抱住了李梅）好，我願意跟你去，

梅 （臉貼着臉）你叫什麼名字？

小 小梅！梅花的梅，

梅 （從內心發出來了微笑）小梅，一小梅

你叫梅，

我叫梅，

我們都叫梅。

干枝梅

耐雪梅

國花也是梅！

小梅你願意把我當作姐姐嗎？

小 姐姐——

梅 你叫我梅姐吧！

（這時煙鬼已經回來了，手裏拿着兩隻大餅）

煙 （已經過足了煙癮精神百倍的）小賤骨頭，（厲聲的）

（小梅吓得一抖，李梅抬起頭來，煙鬼一看李梅的長像，當時骨頭就酥了，挑嬉的上前）唔——我道是誰？原來是她大姐（想摸李梅的臉蛋）

梅 （往後一退）你可尊重一點兒，

煙 哈哈，還怕難為情嗎？這有什麼關係，（又把手伸過去臉湊過去）

梅 （再往後退一步已經靠門板了）你聽見了沒有，你放尊重一點兒？

煙 （再進一步）這有什麼關係，來親個嘴，

梅 混蛋！

煙 沒關係，不要害羞，這兒沒人。

梅 你再無禮我要喊了！

煙 你要喊？離這兒十里地沒人你喊破了嗓子白喊！

梅 青天白日之下你竟敢這樣無禮？

煙 什麼青天白日，國都要亡了還青天白日呢！

梅 你漢奸，

煙 漢奸也好走狗也好，我們親個嘴兒是真個的。

梅 你不要忘了你也是中國人呀？

煙 中國人也親嘴（把臉湊上去）

（李梅一抬手一個耳光，打了個滿臉花）

煙 （一面摸着被打的臉）你，你敢打我？你敢打我？

梅 ……………

（煙鬼乘李梅大意的時候，一下子撲了過去，板門的鎖根本就不十分結實，現在兩個人往上一衝，馬上鎖壞門開了，李梅正好被煙鬼壓在下面，正在險危的時候。李真手拿着大餅跑上來，看見了這種情形，氣得面紅耳赤，跑過來一拳把煙鬼打倒在地，把姐姐扶了起來，把大餅交給李梅。煙鬼爬起來，又撲過來，李真一拳又把他打倒，可是，李真是個患肺病的青年，患肺病的人是不能用力的，現在，他到底用力過猛，哇的一口血吐在地上了）

梅 弟弟，血——

真 姐姐不要緊，

梅 弟弟你是有肺病的呀？

煙 （聽見對方是肺病，又撲過來）你敢打人，哈哈，……

真 我打你一哇——（又是一口血）

（兩人滾倒在地上，來回滾了有五六分鐘，究竟李真不行了，被煙鬼壓在底下，剛想舉起拳來猛打的時候，忽然，一個青年跑過來，一拳就把煙鬼打倒了，煙鬼爬起來想再撲過去，又被打倒。再爬起來，知道不妙，拿起藍布包想跑，）

小 那包裹是我的，……

梅 放下！

（煙鬼放下包，一串火星似的逃走了）

（青年扶起了李真）

真 呵！江松是你？

林江松（以下簡稱林）李真你不要多說話，

真（指着李梅）江松，這是我姐姐李梅，那是小妹。

江……（只點首）

真 姐姐，這是我的同學林江松，

梅 多謝林先生您救了我們，

江 我們都是等待別人來救的人，

真 天快晚了，我們趕路吧！

梅 趕路吧，

趕路吧，

趕這永遠趕不完的路！

崎嶇的，

荊棘的，

凹凸不平的路。

林 流浪

流浪

失去了家的孩子，

沒有家的孩子，

將永遠逃亡。

真 爸爸

媽—

再會吧，

我又向你告別了

這是第幾次，

自己都記不清的告別。

小 丟失了一個小的家鄉，

我還有大的家鄉。

爸爸媽媽，你們放心吧！我有姐姐，梅姐她會好好待我。

梅 是的小梅乖

真 小妹跟我們走？

梅 跟我們走，走，往前走，不管路是崎嶇的，荊棘的，凹凸的，不平的，我們絕定往前走，不害怕，不後退，不餒氣，不猶豫，一直向前走，流浪逃亡，也許死亡。

（衆人無聲的哭了。夕陽已經沈沒西山，黑光彌漫了半個宇宙，「天下第一關」看不見了……）

梅 在這茫茫人海！

林 我們都在逃亡，

真 別離了家鄉，

小 喪失了父母！

梅 這是生離？

小 不，這是死別——

（小梅哇的一聲哭出聲了）

梅 （摸着小梅的頭安慰的）小梅一不哭，小梅，乖！

真 她餓了，我們也餓了，這粗糙的大餅我們先吃一口吧！

林 天黑了，恐怕有魔鬼出現的，聽說日本鬼子有便衣隊，

梅 便衣隊？

真 那是吸血的魔鬼！

梅 侵奪了東北還不夠？

林 第二步的計劃就是平津和山東！

蒙古的沙漠他們當作黃金，

西藏的山岳他們看成鐵礦，

長江的流水他們以爲是汽油，
四萬萬的同胞他們要當作牛馬！

小 梅姐！我在想！

梅 小梅你想什麼？

小 我在想，一條小蛇！牠想要吞一匹大象。

梅 小梅，（感動得落淚了）你真聰明，

真 小妹，你真聰明，是的，一條蛇想吞一匹象，他的野心太大了，

小 梅姐，是我使你傷心？

梅 小梅！你使我高興，

真 姐姐我們該走了，

小 還有多遠哪？

梅 流浪的人，沒有目的地的，

流浪

流浪

收不回我們的家鄉將整日流浪

林 流浪，

就是逃亡

收不回我們的家鄉將終日逃亡

真 那年那月才能一展笑顏，

那年那月才能重返家鄉，

（這時遠處忽有皮鞋聲轉過來，因為在這兒要聽見皮鞋聲，不用問，一定是鬼子）

真 不好，江松，恐怕日本鬼子來了，

梅 便衣隊？

真 你們聽，皮鞋聲，

（聲音已經逼近了）

林 說不定，你們快躲起來，

梅 這，躲到什麼地方去？

真 你跟小妹，躲到屋裏去，

梅 你們呢？

真 不要管我們，

林 不行李真你也躲起來，

真 你躲起來好了，

林 不要囉嗦（把李真推進去）你們不要出動靜，萬一，我有什麼不幸，你們也不要動。我們能犧牲一個不能白送兩個。

（回手把門拉起來，自己裝成疲倦的樣子坐在石橙上）

（這時公路上，上來三個人，兩個日本便衣隊，一個馬翻譯）

甲 （便衣隊）（走到林面前拿腳蹴了一下）嘿，你什麼作作？

林 ………

馬 （馬翻譯的簡稱）你是作什麼的，

林 我是過路的，

甲 裏面人有嗎？

馬 裏面有人嗎？

林 我不知道！

甲 裏面看看去

林 聽說這裏常常鬧鬼，

甲 你什麼說話？

馬 （把舌頭伸出來眼睛瞪着作着鬼裝）他說這裏有鬼！

甲 鬼——（蹣了一個高）

乙 （便衣隊）鬼一（緊緊的靠着甲）

甲 我們走，我們走，帶他一齊走，一齊走，

馬 走，你跟我們走！

林 我一

馬 少說話！走，

林 我不去

馬 你敢不去（抬手一個耳光）？

（乙跑過來就是一腳）

馬 走！快走，（往前推林走）

（乙在前面搥着，馬在後面推着，順公路下）

（李真從門裏跳出來，想追過去，被李梅一把拉住。）

真 姐姐，你讓我去，

梅 弟弟，你不能去，

真 姐姐，這太自私，

梅 弟弟，這不是自私，爲着少犧牲一個，爲着尊守林先生的遺言，我們不能白送兩個！

真 姐姐——（放聲大哭）

小 （走出來）不要哭，（自己到哭了）

梅 走吧！

走吧

這不算希奇

流浪，

逃亡，

隨處都可以死亡！

（天全黑下來了）

幕

第一幕

九一八，

五年後的九月十八，

秋天，

侵略者越法露骨了，才有繼九一八之後，想奪取華北。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，

全國，全中國的人民，已經到了忍無可忍的時候了，兵士們磨着槍杆，商人們抵制日貨，學生們貼着標語，人心，激烈，憤慨，一致對外。

起來，

不願作奴隸的人們

.....

.....

北平

這古老的文化之都，

五四運動的發祥地，

現在正在沸騰着一片抗日聲，

李梅李真和小梅，她們都是這片聲。

五年了，五年不見，人都變了，李梅李真小梅她們都長大了，李梅現在擔任一個小學的級任，李真在大學讀書，小梅初中也快畢業了，她們現在住在一家公寓裏，一種，專供給窮學生住的，北平特有的公寓，門窗都是紙的床舖是幾塊木板搭着兩條板橙，一張八仙桌，兩把椅子，也許是橙子，一個用手一推就要倒的書架子，簡單，就這樣簡單。

李梅和小梅住的房子是東下屋，這是公寓的三道院，進出這院只有一個夾道，是在東下屋和三道院的正房的牆角上，西廂房住的是李真和另一個流亡青年孔志華，正房住的也是東北人，和李真他們都是同學，是個姑娘，單身姑娘于芝蘭。

這一天下午，太陽很高的掛在天空，天是晴的，陽光把李梅的房子和院子畫了一條線，院子很亮，屋裏就差的多，雖然是九月屋裏可很悶，尤其是東廂房，李梅拿把椅子坐在西廂房門前看書。

小梅左手提着書包，右手抹着眼淚，由夾道進來，看見了李梅，如看見了母親似的，跑着撲過去抱住了李梅的大腿，哇的一聲哭了……。

梅 小梅！怎麼了？

小 ……………

梅 小梅，你說話呀？誰欺負了你嗎？

小 ……………

梅 哭吧！

大聲的哭

讓淚來給你一點兒安慰。

梅 哭吧！

大聲的哭

讓淚來刷洗你的委屈。

哭吧

大聲的哭

讓淚來減少思鄉的痛苦。

哭吧

大聲的哭

讓淚來安慰無父母的孤兒。

（李梅的淚像兩串斷了線的珠珠，脫線下來了）

（小梅哭夠了，抬起頭來，看李梅也哭了）

小 梅姐，你也哭了？

梅 小梅，你不哭了？

小 梅姐，都是我不好，使你傷心，

梅 小梅，你已經有三年沒哭了是嗎？

小 梅姐——是的。

梅 你長大了……

小 更不能使梅姐傷心才對，

梅 不，小梅，你並沒使我傷心，

（小梅拿出小手帕，給李梅擦眼淚，李梅笑了拿過手帕來反把小梅的淚擦乾）

梅 小梅，你剛才為什麼哭？

小 沒，沒什麼。

梅 小梅，姐姐愛你嗎？

小 梅姐愛我，

梅 那麼你應該對姐姐說是嗎？

小 是的。

梅 那麼你說，是誰欺負你嗎？

小 不是，是同學譏笑我，

梅 怎麼譏笑你，

小 他們說，我是野孩子，沒家的野孩子，失掉了家的野孩子，

梅 野孩子（眼睛望着天）

野孩子，

誰叫我們成的野孩子？

我們也有家，

那被軍閥喪失了的家。

誰說我們沒有家？

我們有家

我們有家

那歸不得的家。

誰說我們是野孩子？

野孩子是無家可歸，我們是有家歸不得，這一切，這一切，

是誰使我們這樣的，有家不能歸，父母不能見，姊妹不得團聚，兄弟各奔他鄉，流浪，逃亡，窮困，死亡這都是誰使我們這樣的？

小 日本鬼子？

梅 你恨他們嗎？

小 我恨我恨！

梅 好，你恨，我恨，我們大家都恨，每一個人都恨，知道嗎？小梅！回不去家不是我們的恥辱，是整個中國人的恥

辱，丟失了家，也不是我們的恥辱，也是整個中國人的恥辱，你明白嗎？

小 明白，

梅 不要哭了，留着眼淚，保持元氣，時候到了，我們應當加倍用力，

小 是，梅姐，我知道。

（這時，茶房，由夾道進，）

茶 （茶房的簡稱）李小姐，您的信，（遞信過去）

梅 謝謝你（裁信）

小 是家裏來的？

梅 爸爸來的？

茶 小姐您不常來信？

梅 不常來，（看信）

茶 現在來封信可真不容易呀，東北一晃兒叫鬼子已經拿去五年了，光陰過得真快。

梅 （信已經看完）可不是嗎？來封信可真不容易你看（舉起拿在手上的信紙）這兒被挖去一條，這兒被剪去一塊，結果，連看都看不懂了。（苦笑了一下）

茶 唉！鬼子也太小心了，其實一封信，唉！前些日子聽從東北新來的人說，我們的老百姓，平白無故的也不知道被鬼子給殺了多少！

梅 唉！殺人一算得了什麼！

茶 小姐，您信上有什麼消息嗎？

梅 叫鬼子挖的，已經看不懂了，彷彿是說今年的收成不大好！

茶 收成不好？唉！那可糟了，收成好的年頭都不夠吃的，聽

說鬼子每年要把我們中國人吃的東西運到他們那兒去很多呢？

梅 唉！不知道，那一年，我們才能收回來東北，今天一又是九月十八，已經五年了，五年一轉眼就過去了

（這時，由遠處傳來了人們的吶喊聲，歌唱聲……

打倒帝國主義

東北是我們的

抵制日貨

把日本鬼子趕出去

……………

起來，

不願作奴隸的人們

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……………）

茶 李小姐今天沒出去？

梅 今天學校裏沒課，

茶 唉！今天出去看看，紅綠的紙條貼的滿街滿巷，大學生們各地方收尋着日本貨，當場就是一把火燒得乾乾淨淨，真是大快人心，大快人心，走路的人，都聚起來鼓掌喊好。
（這時從外面傳進來喊茶房的聲音）

聲 茶房茶房，

茶 （搭訕着）來了來了，（一面對梅）李小姐有什麼事嗎？
（去了）

梅 沒有什麼！你去好了，

（李梅仰首望着青天，彷彿在想什麼，又好像是回憶，也許是在幻想。）

梅 林先生，不知道，究竟怎麼樣了，

- 小 梅姐，你怎麼提起林先生來了，
梅 五年了，我們都是逃亡的人，他救了我們兩次，而結果却把他自己犧牲了，
小 是的，林先生是好人，
梅 五年，五年連消息都沒有。
（李真由夾道進來）
真 姐姐，小梅
梅 弟弟你回來了，
真 姐姐，我真高興，這幾年來我從來沒像今天這麼高興，我簡直的高興得要發狂，
梅 你高興？
小 我知道，哥哥是因為爸爸來信才高興。
梅 爸爸來信是茶房對你說的？
真 爸爸來信啦？
梅 你不知道？
真 我怎麼能知道！
梅 那麼你為什麼事兒這樣高興！
真 我高興是另外一件事兒，信呢，拿給我看！
（李梅把信遞給李真，李真樂得蹦起來）
真 爸爸我在聽您說話了（展開信，奇怪的）姐姐，這，這是挖誰去的，
小 日本鬼子！
真 又是日本鬼子，小梅你恨日本鬼子嗎（看着信）
小 我恨，我恨，你也恨，梅姐說我們大家都恨，每一個中國人都恨。
真 對，小梅，我們大家都恨，每一個中國人都恨。姐姐一這

是什麼和什麼呀？一點兒也看不懂，

梅 我也看不懂，（笑了笑，一種苦笑）

真 好像說，今年的收成不好？

梅 其實，收成了也是鬼子的，

真 好像說，媽，身體不大舒服？

梅 這我到沒看出來嗎？

真 一定是，一定是，你聽，我唸給你聽，汝母近來下面挖去了一句，大約年，下面又沒有了，我想一定是年邁，接下去是所至，然無妨。

梅 然無妨，那麼說，沒有什麼關係吧？

真 旦願一沒什麼才好，

小 哥哥說高興是另外一件事，是什麼事呀？

真 小梅，猜猜，

小 小梅猜不着，

梅 弟弟究竟是什麼事呀？

真 姐姐，你猜猜，

梅 又要孩子氣兒了，沒頭沒腦的，叫我怎麼猜，

真 那麼，我給你一個頭兒，今天我看見了一個人

梅 人，這怎麼猜？

真 他和我們分離已經五年了，

梅 分離五年的人太多了，

真 可是，他是不同的一個

梅 不同的一個？

真 他一會兒就到這兒來，

梅 到這兒來，

真 是的。

梅 弟弟你今天身體……

真 今天身體非常好，也因為遇見了這個人。

梅 那麼說，這個人是帶給我們幸福的了？

真 是的，他曾經帶給過我們幸福，送給過我們幸福這是五年前，今後，他更能給我們幸福。

梅 帶給我們幸福，送給我們幸福，今後更能給我們幸福（自言自語的）

真 姐姐，看，我今天的顏色不是更好嗎？

梅 是的，你今天的顏色更好了，

真 我想信，我從今天起要健壯起來了，

梅 是的，你從今天起一定能健壯起來的，

真 時光過得真快，五年了，五年前的今天我們喪失了家鄉，

小 也死掉了父母！

梅 我們開始了流浪，也開始了逃亡，

五年，五年，……

（這時，由隔院傳過來松花江歌曲的尾聲：

爹娘啊！

爹娘啊！

什麼時候才能歡聚在一堂？

三人聞聲慘然，真聲片刻，小梅用低低的音調又起了頭：)

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

那裏有森林煤礦

還有那，滿山遍野的大豆高粱，

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，

那裏有我的同胞

還有那衰老的爹娘，

（李梅和唱）

九一八

九一八

從那個悲慘的時候，

九一八

九一八

從那個悲慘的時候

脫離了我的家鄉

拋棄那無盡的寶藏

流浪

流浪

整日價在關內流浪

那年那月才能夠回到我那可愛的故鄉，

那年那月才能夠收回我那無盡的寶藏，

（李真和唱）

爹娘啊，爹娘啊！

什麼時候才能歡聚在一堂？

（三人抱頭大哭起來，有家歸不得的孩子們，在聽見了這個歌，心裏該是什麼滋味？）

梅 弟弟，小梅，不要哭了，哭只能使我們生病增加煩惱。

（李梅拿出手帕給小梅擦着淚）

真 姐姐，你把屋子收拾一下，一會兒，那個人會來的，

梅 究竟是誰？

真 你猜不着我不告訴你，

梅 那麼我不收拾，

真 好姐姐謝謝你，

梅 (噗哧一聲笑了) 你真是個大孩子，

真 小梅我們走，

梅 你帶小梅到那兒去？

真 有客人來，我們只少得買點兒吃的東西呀，

梅 客人什麼時候來？

真 就要來了，小梅我們走了，

(李真領小梅去了)

(李梅回身去收拾房間)

(片刻)

(煙鬼由夾道溜進來了，五年了煙鬼也變了，現在僅僅比乞丐強一點兒吧了，衣服襤褸不堪，腿上貼着兩帖膏藥趁着李梅背着窗戶蹲在書架子前整理書之際，悄悄的走到窗前，把洒在窗台上兩條小手帕拿起，剛想跑，恰巧這時，李梅一回頭看見窗上的人形，急跑出來。)

梅 誰？

煙 (若無其事的) 是我一小姐一(頭低着)

梅 你找誰？

煙 我，我我找，我找！(支吾的)

梅 (眼睛掃了窗台一下) 啊！你敢到這兒偷東西？

煙 我沒偷東西，我沒偷東西，(慌慌張張的)

梅 你手裏拿的什麼？

煙 (把手背到後面去) 沒什麼，一塊白布，一塊白布 (說着回身就想跑)

梅 (攔住他的去路) 拿出來看看，

煙 (往後退着) 一塊布，一塊布，

梅 (跑過去從他手中奪下來手帕) 沒出息，好好的人不作，

作小偷兒，還不快給我滾！

煙（看對方到不十分責罵，胆子壯了起來，抬起頭來一看）
唔！原來是你呀！

梅 你還不快滾！

煙 我們五年，不見了啊，你們很好？小梅也好？

梅 你是什麼人？

煙 我一你忘了嗎？五年前，在山海關，

梅 哦—原來是你，（冷笑的）

煙 認識吧？我們分離五年了啊！想不到你們也在北平，小梅好嗎？

梅 你是個什麼東西，用你問他，

煙 我們是親戚呀！

梅 滾蛋，少在這兒說鬼話，

煙 說鬼話？我向來是不說鬼話的，小梅呢？現在我領他回去。

梅 你再不滾蛋，我要喊茶房把你送局子了，

煙 送局子？我有資格領小梅回去，就是鬧到皇帝老爺面前去我，也要領她回去，

梅 你真不走？

煙 不走

梅 那我可不客氣了，

煙 呵—呵呵呵—（又上了煙癮，鼻涕，眼淚一齊流出來了）
小姐，你這又是何必的呢？

我們來商量一下，你要我不領她走也行，可是你得給我一
百塊錢。

梅 你的胃口到真大，一張嘴就是一百。

煙 壹百並不算多，

梅 五十也沒有，

煙 好，五十就五十

梅 你要是識相的就快走，你不要忘了你剛才還偷過東西，

煙 呵——呵呵呵——（實在也癱不住了）小姐，謝謝你，就算是行善，你給我十塊錢吧！呵——呵呵呵——

梅 一個子兒也沒有。

煙 （跑過去拉住了李梅的衣襟）小姐，可憐可憐我，五毛錢，五毛錢！

梅 放手！

煙 你不給我錢我不能放手，

梅 你不放手，我要喊了，

煙 你喊，我也不放手，

梅 茶房茶房，

（這時，由夾道來一個青年，跑過來對準了煙鬼就是一拳，煙鬼滾了一個滾兒，爬起來一看，一聲沒言語，連滾帶爬的，回身就跑。青年抬起頭來，李梅一看原來是林江松）

梅 （興奮而吃驚的）呵！（往前跑了兩步，這時林江松也看清了是李梅，也興奮的往前跑了兩步，二人情不自盡的想擁抱起來，哭一場，可是，在兩步的距離內二人同時站住了，因為他們的交情還不夠）林先生是您！

林 李小姐，我們分別有五年了，

梅 是的，五年了，時光過得真快，只是一轉眼的工夫。

林 是的，一轉眼的工夫，五年了，我們的家鄉，我們的東北，仍舊在鬼子手裡。

- 梅 今天又是九月十八，
林 不知道還有幾個九月十八
梅 這五年來，您一直在北平？
林 不，我是新近才來的
梅 怪不得我們沒見過呢？五年來，我們時時刻刻的在想念着您，
林 多謝，你們掛心了，
梅 這幾年，林先生，都作些什麼？
林 讀書，在上海讀書。
梅 我們真對不起林先生，您爲了我們被日本鬼子帶了去。
林 那不是因爲你們。
梅 不知道鬼子什麼時候把您放了的。
林 一二八淞滬戰爭後。
梅 三個多月嗎？
林 是的，
梅 他們爲什麼要帶你去呢？
林 作苦工，因爲他們得了東三省並沒滿足，起初是在錦州，後來就到上海去了，淞滬協定簽訂了以後也就放出來了。
梅 苦了您了
林 比我更苦的還不知道有多少呢！
梅 我，我太興奮了，忘了讓您到屋子裏去坐……
林 在外邊不是很好嗎？
（于芝蘭，一蹦一跳的由夾道跑進來）
于 （于芝蘭簡稱）嘿一大姐，我們今天燒了五十匹鬼子布，六十箱……（看見林江松，因爲不認識把下半截話吞下去了）

梅 芝蘭，你回來了，

于 大姐，小梅沒回來？

梅 回來了，和弟弟去買東西去了，芝蘭，來我給你們介紹，
這是我們的同鄉，林江松先生（轉身對林）這位是于芝蘭
小姐，也是東北人，

（互相點頭兒示意）

林 于小姐，府上是……

于 瀋陽，林先生是……

林 也是瀋陽

梅 我們是一羣羊，（說完了，盡不住自己先笑了）

林 是的，我們是一羣迷途的羔羊，

（三人不自然的慘笑了一下）

于 林先生在北平讀書？

林 是的，

于 從前沒見您來過？

林 從前在上海，

于 也是讀書

林 是的

于 現在在那個學校，

林 和李真在一齊，北大。

于 我也在北大，怎麼也沒見過您？

林 于小姐 您忘了，我是今天才來的，

（說着三人一齊笑了）

李真和小梅，手裏拿着幾個紙包進來）

真 江松，你來好久了，

林 剛到，

- 小 林先生，你好？
- 林 小梅好，
- 小 林先生不到這兒來，我們五年沒見了，
- 林 小梅長大了，小梅讀幾年級呀？
- 小 初中三年，那天晚上林先生到什麼地方去了？
- 林 到，到很遠的地方去了，
- 小 爲什麼不和我們一塊兒走，梅姐很想念你時常提起你，
（林江松瞭了李梅一眼，李梅不好意思的低下頭去）
- 梅 小梅，不準瞎說，
- 小 我沒瞎說，你剛才不是還提起林先生來的嗎？
- 真 江松，你兩次救了我們，而你自己却吃了很大的苦，我們真對不住你。
- 林 你老提這些作什麼，我們同是有家歸不得的逃亡人。
- 真 不，我總覺得我們太自私，眼睜睜的看着鬼子把你帶走
- 林 這是對的，我沒說過嗎？萬一有了不幸我們只能犧牲一個，不能白送兩個。
- 真 所以後來我想追上去，姐姐攔擋着我不許我去，說我們應當尊守林先生的遺言，看起來姐姐到是真明白你。（李梅不好意思的把頭低下）
- 林 這是理論，
- 真 姐姐說是遺言，我們以爲你不會活着回來了。
- 林 是的，我也沒想到我還能活着。
這是命，命，不可琢磨的命，
- 梅 命，這都是命，
離開了我們的家鄉，
過山，游水，看不見了松花江，

煤礦，森林，落在我們後方
黑夜白天踏着自己的身影，
逃亡流浪到今朝。

走過田村，經過墳堆，
踏着死人的屍首，
看着活人的死亡

一步，一步，又一步
走着遼遠無際的路。

遼遠無際的路
負着無限的創痛
各人都有堅決的志向
共同發誓對天上，
「我們決定收回東北，
那無盡的寶藏。」

決定收回東北
是全中國人的願望，
從清晨到黃昏
從黑夜到天明
星月是我們的航海燈
太陽是我們的指南器
等待，我們的新生
靜聽，這雄壯的呼聲。

小 （唱）起來，
不願作奴隸的人們
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
中華民族，到了最危險的時候

每個人被迫着最後發出的吼聲

起來，起來，起來！

我們萬衆一心

冒着敵人的炮火，前進，

冒着敵人的炮火，前進，前進，前進，進一

（這時由遠處又傳來了人們的吶喊聲，打倒帝國主義，

東北是我們的

抵制日貨

把日本鬼子趕出去。

孔志華興奮的由夾道跑來就喊）

孔（孔志華簡稱）打倒帝國主義，

東北是我們的

（衆人，一齊興奮的喊）

衆人 東北是我們的

幕

第二幕

七七！

民國二十六年。

侵略者，

又伸出了魔手，

吞食了半個華北，平津首當其衝。

北平，

死氣沉沉，

貓不敢叫！

狗不敢吠！

大人不敢喘氣！

小孩兒不敢哭！

悶，悶，悶，死氣沉沉的悶。

人們不知道政府的意向，失去了消息，缺少一點兒自信，打或是和，還是像東北那樣，再來一次不聞不問。

青年，愛國熱烈的青年，信仰最高領袖的青年，他和她們，不顧一切的，瘋狂的，幹着地下工作，殺鬼子，放炸藥，翻火

車，燒倉庫。

林江松就是這些青年的主幹，

八一三！

全面抗戰的消息傳來，人們長出了一口氣，老人展開了苦臉，青年要到自由的國土去。

八月十四，李梅李真小梅他們在準備第二部流浪，也算逃亡！

早晨十點多鐘，陰天。

林江松和于芝蘭兩人依靠着于芝蘭住的正房的門框子站着，在商量大舉轟炸敵人的火藥倉庫。……

于 一個多月了，怎麼政府還一點兒決定也沒有？

林 不能說沒有決定，七月十七委員長的宣言不是很明顯嗎？

一，主權領土完整；不受侵害。二，冀察行政組織不容改變。三，中央所派官吏，不能任人要求撤換。四，二十九軍駐地不受約束。

于 依你看是否要打？

林 打，一定要打，你沒看嗎？宣言第一條是主權領土完整，不受侵害。這直接說的是平津，而簡接說就是東北。

于 那鬼子怎麼能懇？

林 所以說，一定要打，你看着吧，除不了幾天，全面抗戰的槍炮一定會響的。

于 那麼說，我們的工作得加倍努力呀？

林 是的，要加倍，啓明，今天去刺殺偽局長，大爲，今天在東交民巷等着刺殺日本的新任特務機關長，袁明，給王克敏送去一封信。……

于 王克敏，他會作漢奸嗎？

林 我們不敢斷定誰能作漢奸，不過這些軍閥很難靠得住，吳佩孚那兒我們也送去了，我們希望他們都不作漢奸。

于 那麼我，有什麼工作嗎？

林 有，都有工作，今天十一點鐘，我們一共八個人去燒炸鬼子的火藥庫。

于 鬼子的火藥庫是看的很嚴的？

林 不要緊，他再嚴緊一點兒也沒用。

于 你預備怎麼進去？

林 鬼子每天十一點鐘在四牌樓抓人，抓去整理火藥庫，整理三個鐘頭，他們也不管飯也不給錢。

于 誰希罕鬼子的錢。（不消的）

林 我們到了那個時候到四牌樓去，叫他們抓進去，鬼子檢查的非常仔細，連根洋火棍兒也不用想帶進去，所以只能用鑽木取火的方法。

于 鑽木取火的東西怎麼拿進去呢？

林 這就得依靠你們小姐了。

于 我們有辦法？

林 有，譬如一根針，你們可以把它插在頭髮裏，日本鬼子絕對檢查不到，

于 是縫衣服的針？

林 是的，

于 一根針有什麼用？

林 我們可以用針來鑽木取火呀！

于 江松，你真聰明，你真不愧是我們的領袖，（擁抱住了林）

林 （推開）芝蘭，你不要這樣，我們這是在談工作。

于（有點兒不好意思的）江松……我一我愛你（頭低下）

林（握住了芝蘭的手用溫柔的口吻）謝謝你，芝蘭，不過我們現在不是談愛情的時候，你說是嗎？

于……………

林在國難的時期，尤其是我們東北人，天天盼望着收回我們的家鄉，那無盡的寶藏，結束流浪的痛苦，拜見衰老的爹娘，歡聚一堂。

于（振作了一下，笑了笑，把手抽回來）現在什麼時候了？

林十點多鐘了，

于十一點鐘，我們在那兒聚合？

林在何永年家裏，他家離四牌樓近！

于我們還要化裝嗎？

林用不着，用不着，只要是洗住氣，態度不變，化裝那都是騙哄瞎子的。

于我相信沒什麼，我們都是有經驗的。

林是的，都是視死如歸的好同志。

于你想鬼子的倉庫爆炸了以後我們會得到什麼結果呢？

林死！……不用說，這倉庫還是我們炸的，就是他自己發的火，我們在裏面工作的人，也不用想活着出來一個。

于這樣死了也痛快，（二人寂寞了片刻）

林不一準死，活路並不是沒有，我們要見機行事……火藥庫爆炸了的一剎那，鬼子一定會慌得手腳忙亂，在這一剎那是我們逃命的機會，我們要各人跑各人的，我相信一定能逃出來的。

于一定能逃出來的。

林我們都不願意死，可是在萬不得已的時候，死是光榮的。

于 爲祖國而死是光榮的。
林 收回東北，是每一個中國人的責任，殊暴除奸，
青年人的責任，
是誰強奪了我們的家鄉？
是誰侵佔了我們的東北？
是誰屠殺了我們的同胞？
是誰姦淫了我們的姊妹？
是誰逼的我們流浪？
是誰趕的我們逃亡？
這無限的創痛！
這慘絕的哀叫！
振動了黃河，
普遍到長江，
現在我們要雪恥！
也要復仇，伸清這冤枉，
（這時夾道有腳步聲傳來）

于 江松，有人來了。
林 嗯！陰天呵！恐怕要下雨，空氣也有點兒悶。（轉變了話題，用一種談天的口氣）（李梅領着小梅進來）
梅 要下，索性就連風帶雨的來一場，也好決定今後的命運，
不下，根本就把烏雲散開，這樣醞釀着，空氣悶沉沉的，
人真要發狂了。
于 大姐說的對，這樣下去究竟成什麼？
小 先生說過了，暴風雨不久就會下來的。
林 唔！看不出小梅你到懂梅姐的話？
于 他說的恐怕是真說下雨。

林 小梅，你知道梅姐的話裏含的是什麼意思嗎？

小 怎麼不知道，梅姐說要打就快打，不打就拉倒。

林 小梅，你真聰明。

于 跟着大姐六年。

林 長大了，長得這麼高了，一年比一年聰明了。

我記得，六年前，
 山海關的一雙眼，
 髮辮兩條垂在胸前，
 喪失了父母受人欺騙，
 聰明使他哭中笑，
 命運注定梅姐叫，
 故事名叫蛇吞象，
 野心大得使人發笑，
 一年前相會在去年，
 顯見人已變，
 無限的天真，沒有一點憂煩，
 活潑，伶俐，多麼使人喜歡，
 今年，她已經減少哭和鬧，
 知識廣，學問高，
 模樣兒生得越法俏，
 象徵着中國獨立健壯。

梅 小梅，還不謝謝大哥哥，大哥哥在作詩頌仰你呢！

小 我不喜歡大哥哥的詩（天真的笑了）

林 真是狗咬呂洞賓，不識好人心。

（三個人全笑了）

于 大姐，你怎麼現在才回來？我還以為你們學校開課了呢。

梅 開什麼課，八點鐘，我剛走到東交民巷，就來了個大戒嚴，鬼子的馬達車一部一部，像穿梭似的，滿街滿巷的抓人，聽說是新到的特務機關長被刺殺了，

于 殺死了嗎？

梅 殺死了，

林 兇手捉到了沒有？

梅 沒捉着，聽說是一個七拾多歲的白鬍子老頭刺殺的，只是一槍，兇手一轉眼兒就不見了，鬼子滿街滿巷的在捉拿，七拾左右的白鬍子老頭兒；聽說只要是七十多歲白鬍子的一個也不用想活着，城裏盛傳着謠言都說這個白鬍子老頭兒是神仙下凡，

（林子兩人兩人相望着會心的笑了笑）

小 不是神仙，一定是人。

梅 是的，一定是人，一定是幹地下工作的熱血青年所幹的，白鬍子一定是化裝，

（林子兩人相望，點首表示欽佩）

于 那麼說，大姐學校沒去了？

梅 沒去，我想，去也沒什麼用，

林 是的，去也沒什麼用，我們準備着第二次的逃亡吧！梅，回頭見，小梅，回頭見，

梅 江松，你有什麼事嗎？我們再談一會兒不好嗎？

林 有的，有一點兒事。祇是一點兒，（支唔的）

梅 你近來很忙？

林 沒什麼，一些朋友在一塊兒閒扯，小梅，回頭見呵！（去了）

小 大哥哥近來一定有什麼事兒。

- 于 小梅怎麼能知道。
- 小 從前大哥哥到我們這兒來一坐就半天。
- 梅 是的，大哥哥是個精明強幹的人才，有膽量而細心，有學問見識廣。
- 于 大姐，現在什麼時候？
- 梅 大概十點半吧！
- 于 哎呀，我十點半鐘還有約會呢，我去了大姐。
- 梅 去吧，你路上要小心一點兒。
- 于 大姐回頭見，小梅，回頭見呵！（摸了摸小梅的頭髮，快活的由夾道去了）
- 梅 小梅，……
- 小 什麼事梅姐？
- 梅 你沒感覺到我們又要變動了嗎？
- 小 我知道，鬼子又要趕我們走了！
- 梅 這是誰的土地？
- 小 這是我們的國土。
- 梅 我們又要開始流浪了。
- 小 這是第二部曲子，
- 梅 不過，你要知道，這一次不再是逃亡了，我們要獨立自主，唯有自力更生，唯有打倒帝國主義，抵抗到底，無論是多麼艱難困苦，我們也得忍耐，我們不相信，我們有四萬萬同胞會亡國，我們一定能得到自由解放的，十年二十年一百年兩百年我們絕不餒氣，絕不畏縮，不媾和，不妥協，一直奪取到最後勝利。
- 小 是的，梅姐，我明白，我們要獨立，我們要自主，領土完整主權完整，絕不受任何侵害。

梅 是的，絕不受任何侵略，我們要收回東北，把日本鬼子趕出去

（李真和孔志華還沒等走進就喊）

孔 對，把日本鬼子趕出去！

真 姐姐，八點鐘戒嚴你在那兒

梅 東交民巷。

孔 大姐，一個白鬍子神仙殺鬼子你親眼看見了嗎？

梅 沒看見，只是聽說志華，你相信那是神仙嗎？

孔 騙鬼的那是，人不能相信，不過這個老頭可真有本領。

梅 你以爲是一個老頭？

孔 管他是老頭還是小夥子，鬼子死了可不能復活。

真 也叫他們鬼子看看，這半個月來他們已經死了好幾個大人物了，

孔 唉！可惜我孔志華，二十多歲的年青小夥小，到反不如一個七十多的白鬍子老頭，真慚愧，恨得發急的時候，我一定把站崗的鬼子掐死一個，

梅 志華，不準胡說，你掐死一個站崗的鬼子有什麼用？再說，他們是有武器的，他們能老老實實的站在那兒讓你掐死嗎？

真 姐姐，你還不知道嗎志華生性是急的。

梅 生性急不是不好，不過作一件事情也要值得。

孔 是大姐。

梅 志華，弟弟，領小梅出去玩兒玩兒，隨帶着打聽打聽消息，快到十一點了，也許有什麼消息也說不定，假若開戰的炮火一響，我們馬上就離開這兒。

真 好志華，我們走。

孔 大姐，我們去了。

小 梅姐，我去了。

梅 你們要小心一點兒，特別是當心小梅。

三人走在外面，齊答應着「知道了」）（李梅在他們走了以後，一個人仰首望着天，在想着一件事，在想着一個夢，想着想着，不盡長嘆了一聲，自言自語地）

梅 唉！

六年前，

只會喊爹喊媽，

生活形同洋娃娃。

九一八！

那擊碎了美夢的魔抓，

別離了父母，拋棄了家鄉，

如同迷途的羔羊，

逃亡開始流浪！

兩打風吹，晝夜不停，往前爬，

奔往自由的地方，

爲着不作牛羊，

彷彿駕着小舟，

飄洋過海奔長江，

狂風，暴雨，驚濤，怒浪！

出生，遇死，渡過多少兇險關！

六年的今朝，

侵略者又亮開了刀，

再逼我們往別處逃，

東北他們已經拿了去，

黃河他們還要！
 長城要駐兵！
 內蒙逼着種鴉片！
 長江通行他們的商船，
 沿海的魚蝦都是他們的，
 經濟合作，軍事合作，
 四萬萬同胞給他們當牛馬作
 （在李梅自言自語的時候林江松進來）

林 國弱須忍耐
 忍耐也有限度，
 獨立自主，
 唯有全面抗戰，
 雖然艱苦困難，
 總能自由解放。

梅 江松你來了？

林 我來了，我不知道什麼時候去，也不知道什麼時候來，
 梅，全面抗戰的炮火昨天晚上已經爆發了，在上海我們的
 軍隊很得勢。

梅 到底全面抗戰舉起來了，（樂得擠出來了兩滴淚）

林 你趕快把碍事的文件書信書籍雜誌，挑出來燒掉，恐怕鬼
 子要來檢查的。

梅 不要緊，我們就要走了，這不是自由的地方我們不能待，

林 我知道就要走了，爲着眼前，我們不能不這樣辦。
 （志華李真小梅三人氣喘噓噓的跑進來）

真 江松，你也在這兒正好，姐姐，打起來了，打起來了，我
 們已經決定抗戰了。

- 梅 我知道，你們各人去收拾收拾，我們今天就走。
- 孔 還有一個消息，剛剛鬼子的火藥庫，被咱們的人燒炸了，聽說現在還在燒呢！
- 真 江松你打算怎麼樣？
- 林 我！
- 梅 芝蘭怎麼還不回來，
（這時煙鬼領着馬翻譯和一個日本兵進來，顯然煙鬼已經作了時勢英雄，穿的已經很整齊了）
- 煙 翻譯官，就是這兒，就是這兒！他們專門幹抗日工作，這些都是抗日份子。
（江松沒等馬翻譯開口，先搶上前一步）
- 林 唔！馬翻譯，我們六年不見了呵，錦州一別，您發福了呵，您發福了，（一面同馬握手）小弟還在特務機關，有工夫請過來坐，這都是我的朋友您很忙吧？
- 馬 （不知所以然的）忙，忙，忙得很忙得很我走了，再見，再（回頭對煙鬼）混蛋，這統統是我的朋友（蹴了煙鬼一脚）滾！（煙鬼真的滾下去了，馬和日本兵也走了）
- 孔 （撲向林江松去）哼哼，看不出，東北到出你這麼一塊料？
- 真 （也奔向林江松）姓林的，謝謝你救了我們。
- 梅 志華弟弟你們幹什麼（一面攔擋的）？
- 孔 我們打漢奸！
- 真 打漢奸！
- 林 志華，李真，你們誤會了。
- 孔 放屁！
- 真 姓林的，你把我們的事已經報上去了，你要昇官發財了！

林 李真你我同學多年，難道你還不明白我嗎？

真 我明白你作漢奸？

梅 弟弟不準瞎說！

真 姐姐你剛才沒看見嗎？

孔 他自己承認他在日本特務機關呀！

林 唔！你們——（把上裝脫掉）你們看，這是什麼？

（林江松的胸前已經受了傷）

梅 江松，你什麼時候受的傷？

林 剛才一燒炸火藥倉庫。

梅 啊！江松——（哭）

孔 信他的鬼話！

真 江松，你怎麼認識剛才姓馬的那個漢奸？

林 我怎麼不認識他，揭了他的皮我都認識他的骨頭！我不能忘，我不能忘，（激動的手腳都發起抖來！眼睛也瞪得圓圓的，面孔的血色漸漸由紅轉白。）我，我認識他的骨頭。

六年前！

我們在山海關那天黃昏，

是他領着便衣隊把我帶去的！

六年了，我沒有一時一刻忘記過，今天在這兒又遇見了，我的傷，你們的文件書信都能使我們斷送了性命，我大胆的和他們招呼了一聲，假裝和他是老朋友，萬幸我們得天保佑，平安渡過，走，你們現在就得走，趕快的走，片刻也不能停留，到自由的土地去，不必等候芝蘭，芝蘭，她今天已經和我們永別了！

梅 芝蘭死了？

林 死了（哭，大聲的哭）死了，爲着東北，爲着祖國，她犧牲了，你們不要哭，不要爲她流淚，擦乾了眼淚，負起抗戰的責任，收回東北。

梅 我們走，就走，江松你呢？

林 不要管我，你們走你們的，我們再會，好在這已經是第二次逃亡了。

真 江松我願意和你一起工作。

孔 江松我也和你一起留在這兒。

林 不，你們倆人都不能留在這兒，李真你是有病的，你應當好好養養你的病，志華，你大學就要畢業了，你應當畢業，抗戰是叫我們奮起努力，不是叫我們每個人去背槍杆，

我們的獨立自主就在這次的抗戰。

我們的自由解放也在這次抗戰。

我們的收回東北更在這次抗戰。

去吧！去吧！到自由的地方去吧，

爲着東北爲着祖國

幕

第三幕

用血肉換取着敵人的炮彈！

這偉大民族的抗戰！

艱難困苦，在最高領袖的領導下。

民國三十四年八月，

勝利的指針，已經明朗的指着中國。

殘敵，

祇剩一口氣，等待着垂死！

投降只是時間的問題。

重慶：

那領導抗戰的心臟，

夏天，處處燦爛生輝，迎接着勝利的來臨，山城充滿了生氣。

然而流浪了十四年的李真，他再也支持不住了。槍林彈雨下的逃難，敵機盲目的轟炸，他本來是有病的身體，沒得到片刻的休息，整日在逃亡，沒得到一分鐘的休養終日的流浪，爲着收回他的家鄉，東北，爲着抗戰効勞祖國，八年來，他奔走過

戰地，也揮着教鞭，吃過粉筆沫。小梅大了，已經是廿幾歲的大學生了，不再用梅姐勞神了。

她們現在住在一個胖得像肥豬的二房東太太的西廂房裏，兩間。沒什麼擺設。李真躺在裏間的床上，已經睡着了。李真的床頭是一個窗，遠景是一片農園，園中有一個新墳，這是重慶新興文化區的特有風光，八月九日，這一天是孔志華死去的第五個周年，下午四點多鐘，西歸的斜陽，把金黃色的光線，由窗外射進這間屋來，射在李真身上，李真翻了一個身，睡，仍舊在睡。

片刻，李梅由外面回來，放下了手裏拿着的東西，急匆匆而輕手輕腳的走進裏間屋去，看了看弟弟在睡着，又輕手輕腳的退出來，到外間屋的窗戶前，深深的呼吸了一口新鮮的空氣……！

梅 春天去了，春天究竟不是我們的，夏天，已經是深夏了
（手摸了摸自己的頰）

春來，春去，如流水

流去不流回

青春轉眼消逝盡，

年華已彫零，

已彫零。

（小梅挾着書，由外面連蹦帶跳的跑進來）

小 嘿！姐姐，你在想什麼？（天真而活潑的）

梅 小梅，你回來了？

小 回來了，姐姐你在想什麼？

梅 沒想什麼，（笑了笑）

小 不行，姐姐你說謊，你得告訴我，（把住了李梅的兩隻肩

膀頑皮的搖)一定在想什麼?

梅 (沒法了)我在想你,長得這麼高了,

小 不對,不對,你一定在想大哥哥,

梅 沒的話,我想他幹什麼?

小 你不想他?

梅 我不想他!

小 可是你時常的提起他。

梅 那是因為我們八年沒見了,他不知道還在不在,只從北平一別,八年了,真快,那時候你纔只有十六歲。

小 可是,那時候我就知道姐姐是愛大哥哥的。

梅 小梅!

小 姐姐。

梅 我們快要回家了(微笑着流出了眼淚)勝利不久就要來臨了,東北也要收回來了。

小 是的,我們那甜蜜的家鄉,無盡的寶藏,三千萬的同胞。

梅 八年抗戰的血總沒算白流。

小 挖一條深溝,這會變成血河。

梅 代價是自由解放。

小 也是收回東北

起來(唱)

不願作奴隸的人們(唱)

姐姐,不願作奴隸的人們到底要勝利了。

梅 是的小梅,要勝利了,到底要勝利了。

小 日本鬼子今年能投降嗎?

梅 也許,或者明年。

小 明年?是的,都這麼說,明年。明年這個時候大概我們已

經回到家了……………

梅 明年，明年的夏天。

小 回到我們的家園
看看金黃色的大豆，
聞聞香噴噴的高粱。

梅 那別離了十四年的田園，不知道還認不認識我們這些流浪的青年？

小 認識的，姐姐一定認識的。

梅 是的，一定認識的。

小 姐姐，（指着窗外）你看，那是什麼？

梅 在那兒？（回頭看窗外）

小 那不是嗎，那個土堆。

梅 （頹喪的）土堆？

小 是呀，我早晨還沒看見過嗎？

梅 那是一個人，一個睡着了的人，永遠也醒不了的人。

小 那是個墳？

梅 墳？人死了只落成了一個墳？（傷感的）

小 姐姐，你又難過了？

梅 不，小梅，我，沒什麼（苦笑了笑）

小 都是我不好。

梅 小梅，這與你沒關係。

小 姐姐，你答應我，你今後不再傷心難過。

梅 我幾時傷心我幾時難過來着？（又苦笑了笑）

小 姐姐今天是幾號？

梅 八月九號

小 八月九號（眼睛看着遠處的墳，片刻）姐姐，今天是志華

哥哥死去的五周年嗎？

梅 是的，五周年，志華已經死了五年了！

小 我們應當買點兒紙給他燒燒！

梅 應當買點兒，可是我們那兒來的錢哪！

小 是的，我們沒有錢，哥哥病了一年半了，連請醫生的錢都沒有，眼看着病，一天一天的在加重，沒吃過藥，沒看過醫生。

梅 我今天一看志華去了，雖然沒給他燒紙，五年了土堆，一點兒一點兒小下去了，及乎要和地相平了。

小 是的，姐姐應該去看看他，一個流浪的孩子，在這兒他無父無母，無親無故，只有大姐您一個人。

梅 流浪，逃亡，到底死亡，真是一個可憐的孩子。

小 我們都夠可憐的。

梅 總算比他強，我們還有福氣看到勝利，回到家鄉。

小 回到家鄉。（幻想的）

（寂寞片刻）

小 唉！這房子還能住幾個月？

梅 小梅，你……

小 我說這房子，我們還能住幾個月，我們不是快要回家了嗎？

梅 快要回家了，我們還欠房東的五個月的房錢。房錢又快到期了！

小 房東太太，真討厭，胖的像個肥豬似的，口裏是甜言蜜語，心裏一肚子壞水。

梅 小梅，你說話，當心一點兒，恐怕她會來的。

小 她會來？她來作什麼？

梅 要房錢，不是房錢到期了嗎？

小 討厭的東西，我不願意看見她。

梅 那麼，你到同學家去玩兒玩兒。

小 是的，我是要出去的，我們五點鐘有一個研究會。

梅 好的，你去吧！要當心一些，早一點兒回來。

小 知道了。姐姐我去了。

梅 好，（目送小梅下）

（這時李真似乎已經醒來，很吃勁的翻了一個身）

真 （有聲無力的）水，水，大水……

梅 （急趨的，走到裏間去，到了一杯水，走到李真的床前）

弟弟，你要喝水？

真 水，水……

梅 水在這兒（把杯遞過去）

真 （仔細的瞧了瞧）姐姐，什麼時候了？

梅 四點多鐘了，弟弟，你不睡了？

真 不睡了

梅 水，在這兒，你要喝嗎？

真 不，不喝。

梅 你今天覺得怎麼樣？

真 好，好一點了……姐姐，你扶我坐起來

梅 你還是躺着好，

真 不我要坐起來，姐姐你扶我坐起來。

（李梅順從的把李真扶着坐了起來，李真用無神的眼光仔細的打掃了一下屋內）

真 姐姐，你拿一把椅子坐到這兒來（指着他的床前）

梅 弟弟，你一不累嗎？

真 不要緊……

（李梅拉過來一把椅子坐下李真望着窗外片刻）

真 夏天了，快到秋天的夏天了，抗戰也該勝利了？（自言自語的）

梅 是的，就要勝利了，我們也該回家了。

真 我們也該回家了……我還能回到家嗎？

梅 能的，一定能，到那時候你的病，一定會好，也許在你好了的時候，正好是勝利的時候。

真 好——？不會好了，我知道，不會好了！

梅 會好的……

（談話又中斷了，李真仍舊看窗外，片刻）

真 姐姐，那，那是什麼？

梅 （知道他指的是墳，而故意打叉的）那是樹，我們眼看着它一天一天的高起來的。

真 不，我說的不是樹，是，是那一堆。

梅 是那一堆？

真 你沒看見嗎？那個土堆，

梅 那個土堆？

真 那是什麼？

梅 那是墳（難過的低下頭去）

真 墳，墳！我死了以後也是那樣的一個墳嗎？

梅 不，弟弟，你不會的，你不是好好的嗎？

真 唉！不行了，不行了，從十七歲就離開了家鄉，流浪流浪，沒得到一天的安息，沒得到一時的休養……姐姐，你還記得，那一天黃昏我們在山海關。

梅 記得。

真 十一歲的小梅已經長得這麼高了，江松，不知道那兒去了，八年了，連個信兒都沒有，不知道現在還在不在，芝蘭，爲着燒炸鬼子的倉庫也犧牲了。志華，也在五年前被敵機炸死了，現在該臨到我了……………

梅 弟弟你話說的太多了。

真 不，姐姐，讓我多說幾句吧！恐怕已後再也聽不見我說話了！

梅 弟弟，我不準你這麼說，你今天的神色不是更好嗎？

真 更好？是的，更好，……………

（寂寞了片刻）

真 姐姐，今天是幾號了？

梅 八月九號了，弟弟你躺一回兒吧！

真 八月九號，八月九號，來年的這個時候，或許已經到家了？（幻想的）

梅 是的，一定到家了，看看我們那久別了的家鄉，流浪的孩子是一種什麼感想。十四年的流浪八年的抗戰，艱難，困苦，流血，流汗，日夜的苦幹，目的在收回東北，使流浪的人們得到團聚，重返家鄉，看看衰老的爹娘和那森林煤礦，還有大豆和高粱。

真 家鄉是多麼甜蜜呀，我是多麼希望能夠看到勝利……………好回到我那可愛的故鄉。

梅 弟弟你好好休息休息吧，你一定能看到勝利的，我們一同回家去，坐船到上海，由上海到大連，從大連乘火車，回到我們的家，回到我們的家！（幻想的笑了笑）

真 爸爸媽媽頭髮已經白了吧？（幻想的）

梅 或者，也許不認識我們了。（幻想的）

真 不認識我們了，出走的時候，是一個天真無邪，活潑健壯的孩子。回來是這麼一個東西，面黃肌瘦，鬚髮蒼蒼，只是一副帶着病魔的骨頭架子，

梅 不，到那時候你會好的……出去的時候是一個什麼也不懂的頑童，回來的時候，已經成了飽經世故的大人物了，爸爸媽，看見了該多麼歡喜。

真 飽經世故？是的，飽經世故……

（中斷了談話，李真的眼睛望着天，在幻想着，片刻）

真 姐姐，我剛才作了一個夢，一個很不好的夢！

梅 白天想什麼，睡覺夢什麼，這與事實並沒有關係，

真 不，這個夢很希奇，我沒作過這樣的夢！

梅 你話說的太多了，躺下休息休息吧！

真 不，姐姐，你讓我說，多說幾句！也許這是最後的一次了。

梅 弟弟，這不會的，絕不會的。

（又寂寞了片刻）

真 夢，一夢有時候，到也會給人一點兒甜蜜的回憶，我夢見我死去了，第一個哭得傷心的，姐姐一是你，也有小梅，好像江松也在，忽然間又好像我並沒有死，彷彿是在戰場，看見每一個同志大聲的呼囂，也看見每一個同志飲彈死亡，一閃，我的眼前變了，彷彿是在教堂上教書，那一羣天真的兒童，一會兒又變了，似乎是于芝蘭，她拉着我說和我一塊兒去炸鬼子的倉庫，她還說林江松在那兒等着我，我和她兩人跑着跑着。跑着這個人就變成了志華，而我們也不是去炸火藥倉庫了，好像是回家。回家，轉了幾個灣兒，就到了，第一眼我看見了爸，爸爸已經不作買賣

了，爸爸手裏住着一根拐杖，花白的鬚鬚有一尺多長了，我對他老人家問起了媽，他說：媽已經死了七年了，我再一看，這個人又不是爸，彷彿是鄉下六叔，六叔也老了，頭髮都白了，他領我去看高粱，地我第一眼看到的是黃橙橙的大豆，好像是秋天，農夫們正在忙着收穫，不像是有鬼子，是一個太平年間，六叔告訴我今年的收成頂好，我聞到了高粱的香味，我摘了一隻包米，拿了一把黃豆，我要往回走，忽然發大水了（聲音大了起來）波浪濤天的大水，轉眼就到了我眼前，高粱大豆，農夫，還有六叔……

梅 弟弟，你休息休息吧，話說的太多了！

（李真眼睛直勾勾的看着前方，不說話也沒有表情）

梅 弟弟，我扶你躺下？

真 ……………

（李梅把李真放躺下來給他蓋好，李真仍舊沒說話，李梅看守了他一會兒，看着他把眼睛閉上後，立起來剛想出去，這時那胖得像個肥豬似的二房東太太，輕手輕腳的走進來）李梅對她打了一個手勢，表示不叫她言語，她走到李真床前看了看李真，皺了皺眉，一同和李梅退出來）

房 （二房東太太的簡稱）李小姐，可不是我說你呀！弟弟病得這樣，我從來沒看你請過醫生？

梅 房東太太說的好，我們那兒有錢請醫生，您的房錢還五個月拖欠着！

房 哎呀！你看看，這麼兩個錢你還掛在心上這不是麼，這個月的房錢又到期了，我今天來，到好像是來和你們要房錢似的。

梅 您，不來要我們也知道。

房 哎呀，你這麼說，我走了，我不能坐，我不能坐（然而只是口裏喊，腳並不動）我怎麼能來和你們要房錢。

梅 房東太太您坐坐，您來了連坐都不坐一會兒，我們怎麼好意思？

房 哎呀，我呀，就是這樣呀，心腸軟一看見別人家死人哪，我就得哭兩天（坐）

梅 房東太太心好。

房 哎呀！這說不上什麼好呀，我看你弟弟病得那種樣子，恐怕很危險哪。

梅 他是老毛病了。

房 不能說是老毛病新毛病你總得給他請醫生看看哪？

梅 沒有錢呀，沒有錢那個醫生懇看病？

房 唉！真是的

（沈靜了一下）

房 我看你弟弟的病，不治總不會好，哎呀！你沒看嗎？人瘦得成什麼樣子了，只剩一層皮包着骨頭了，

梅 我知道，我每天看，我每時看，我每刻看，我一分鐘一分鐘的看着他瘦下去了，肉沒了，只剩了一把骨頭。

房 （神祕的）我看他神色有些不對呀，臉色也不是個正經色。

（這時，由裏間屋內傳出李真的糊話）

真 爸爸一媽一我回來了，我總算回來了，芝蘭你等一等我，炸鬼子的倉庫我們一塊去！小朋友們！你們要好好的讀書，你們不能說印書的紙不好，我們的國家正在艱難，困苦之中掙扎着我們要獨立，我們要自主，我們要自由，我

們要解放。我們要收回東北呀！我們不能放棄東北，我們十四年的流浪，逃亡和死亡，八年的流血，流汗，和苦幹這一些，這一些都是爲的什麼？不都是爲了東北嗎？都是爲了東北！

房 你聽，他在說糊話，病的不輕，你還說是老毛病？

梅 ……………

房 你不能眼睜睜的看着他死去呀！

梅 ……………

房 哎呀！你怎麼不說話了？

梅 這又有什麼辦法！

房 我有辦法，我有辦法。

梅 （欣喜的）您有辦法？

房 （上下仔細的打量了一下李梅）有（然後，附耳的對李梅說了一些話）

梅 （氣得面紅耳赤的）房東太太，你可要看清了人，把我當作了什麼人？

房 （往後退了兩步）哎喲，哎喲！我這是好意呀，你不幹就算了。幹嗎？火氣這麼大？你有錢？有錢，還我房錢呀，幹嗎欠五個多月的房錢！（往前上了兩步）我是好心，我是好心，看着你那個快死了的弟弟……

梅 可是，我不能賣淫呀！我也是清白人家的兒女。

房 好，好，你清白，你清白，你欠我五個月的房錢總不能說是不給吧？乾脆你什麼時候給房錢吧？傻子，世界上真有這樣傻子，手裏拿着燒餅會餓死！（最後這句話是自語）

梅 房錢給你。

房 好！你說給就行，我回頭就叫人來拿（下）（這時裏間屋

李真又在說糊話)

真 爸爸——媽——，完了一完了一——我們不能再見了，——爸爸——媽——請你們饒恕我吧！

梅 (自言自語的) 世界上真有這種傻子，手裏拿着燒餅會餓死？……是的，我不能看着他死，我不能看着他死，一同逃亡十四年，我不能祇載他的骨頭回去，我得把他的人載回去，賣淫也好，我得弄錢給他看病，(瘋狂的往外跑着) 房東太太房東太太，我去，我去……(下)

(暗場片刻)

(燈再亮，已經是黃昏的時候了，首先進來的是小梅，看看姐姐不在，輕手輕腳的走進裏屋，到床前看了看李真，剛想退身出來，李真睜開眼，無氣力的)

真 小梅

小 (站住) 哥哥你好一點了？

真 好一點了，姐姐在嗎？

小 大概出去了，就會來的，哥哥，你有什麼事嗎？

真 我想看看她！(把眼閉上)

(這時外間屋，李梅已經回來了，頭髮散亂着，十分匆忙的把頭梳了一下，小梅，聞聲跑出來)

小 姐姐，你到那兒去了？

梅 外面，剛出去(掩飾的)

小 哥哥在叫你。

梅 (從手中拿出一把票子，一邊遞給小梅) 小梅，你去請醫生去，這是車錢。

小 姐姐那來的這些錢？

梅 你不要問，快去吧！

小 車錢，這用不了呀？

梅 你先拿着吧！

小 我去了，姐姐（下）

梅 路上要當心，

小 （在外面）我知道！

真 （在裏間屋喊，聲音極小的）姐姐——

梅 來了，來了——（整理了一下衣服，走進去）

真 姐姐——

梅 弟弟，你沒睡？

真 我在等你，姐姐。

梅 等我（吃驚的）？

真 是的，等你，姐姐——我，我——我要再看你一面，我們就要永別了，——

梅 不會的，弟弟（流淚）

真 姐姐！

梅 什麼，弟弟！

真 你唱流浪三部曲給我聽！

梅 病人不適合聽這個歌。

真 不，姐姐，你唱給我聽，這是最後的一次了！

梅 好！好！我唱我唱……（難過的流了幾滴眼淚，欲止止不住，強行止住了落淚。欲唱，又唱不出來，咬緊了牙根，用食指擦去眼角的淚。）

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，

那裏有森林煤礦，

還有那滿山遍野的大豆高粱

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

那裏有我的同胞，
還有那衰老的爹娘

九一八

九一八

從那個悲慘的時候，

九一八

九一八

從那個悲慘的時候，

脫離了我的家鄉；

拋棄那無盡的寶藏，

流浪

流浪

整日價在關內流浪，（李梅的淚無聲的像散珠似的流下來了）

那年那月才能夠回到我那可愛的故鄉，

那年那月才能夠收回我那無盡的寶藏（李真去了！不留戀的去了）

爹娘啊！爹娘啊！

什麼時候才能歡聚在一堂？

（李梅唱完了，低頭一看，李真已經死了，用手拭了拭沒氣了，抱住了上身，使勁的搖着，放聲的哭着，然而死人是不会復活的）

梅 弟弟，弟弟你就這樣去了嗎？（放聲的哭）（這時小梅領着林江松跑進來，小梅抱住了李真的大腿也放聲大哭起來）

（江松站在那兒無聲的落着淚發愣，江松穿着少校的軍

裝，左臂已經斷去了）

小 哥哥，哥哥，你就不能再多等半個鐘頭嗎？我們已經勝利了，我們已經勝利了，東北已經是我們的了，（大聲哭着）

（片刻，夕陽已經沈沒了一半）

林 不要哭了不要哭了，死去的究竟不能活了，讓他去吧！讓他安安靜靜的去吧！

梅 （這才覺察到了，屋裏多了一個人，慢慢的抬起頭來，看明白了是江松，不盡又放聲大哭）

林 不要哭了不要哭了（自己到反哭了）

小 姐姐，不要哭了，（自己到大聲的哭起來）（又住了一會兒李梅止住了哭聲，站起來走到江松面前）

梅 江松，你怎麼今天才來？

林 我一直在昆明，昨天才到重慶，又不知道你們住在那兒，要不是剛才遇見了小梅，恐怕我們已後沒見面的日子了，七點鐘的飛機我還得回昆明去，

梅 晚了，晚了，你來的太晚了！

林 是的，我來的太晚了！

梅 你的左臂？

林 斷了，送給日本鬼子了，這都是換取東北的東西。

梅 你！（流淚）

林 梅，不要流淚！這犧牲雖然是大，我們到底勝利了，日本今天已經正式的無條件投降了，東北我們到底收回來了。

梅 弟弟！你到底沒能看到勝利就去了，你不能和我們一塊兒回家了！（又哭）

林 （從衣袋中摸出一卷鈔票來）你們應該回家，把他安葬起

66

來，我這兒有一點兒錢，只夠你們的路費，（放在李梅手裏）我去了，我們的家鄉東北再會！

幕

第四幕

勝利了

八年的流血，落得滿目的瘡痕，一切的接收復員，建設，救濟正在展開着，倒懸着人民等待着解除痛苦，流浪的人們期待着重返家鄉，拜見那久別了的父母！

然而某黨爲着奪取政治的力量，也許是……擲響了另一個炸彈，內戰下

這可怕的內戰，它炸損了橋樑，毀壞了鐵路，斷決了交通，阻止了接收，不能復員，妨害建設，無法救濟，人民仍舊倒懸，流浪的人們回不了家。

一個月，兩個月，叁個月，……

政治協商會議的成功，解決了內戰。

調處執行部，調停了各地的衝突，

人們剛展開了半個愁眉苦臉，東北的陰雲又籠罩了整個天邊，蘇軍的遲遲不撤，接收撫順煤礦張委員辛夫一行的遇害，蘇聯對中蘇條約以外的無理要求，雅爾達的祕密協定，這一些，這一些無謂是對剛解放的中國投下了一個原子彈，搖動了

世界的和平，象徵着人類的滅亡，

二月拾六日東北同鄉會的結隊請願，震動了全國，要求蘇軍撤退東北，全國學生首先呼應，

拯救東北同胞！

鐵血保衛東北！

蘇軍必須立即退出東北！

中共應該愛護祖國！

澈查張莘夫慘案！

「九一八」不能重演！

.....

.....

二月二十六日

是上海學生追悼張莘夫烈士及保衛東北愛國遊行的日子。

是李梅小梅到上海後的五個月了。

流浪的時候想收回東北，那可愛的家鄉，抗戰的時候期待着勝利，好回到家鄉，拜見衰老的爹娘，現在勝利了，眼望着家鄉，隔一片海洋，擊碎了夢想！內戰破壞了交通，蘇軍遲遲不退，眼看着就是第二個「九一八」！流浪，難道再繼續流浪，十四年的淚八年的血就這麼白流了嗎？憂愁，失望，窮困使她病倒了。何況是一個經過十四年雨打風吹的人，逃亡的苦，芝蘭的犧牲，志華的死，弟弟的死林江松的斷臂自己的賣淫這滿腹的瘡痛，再加上憂愁和失望！

窮困，無錢醫病，病勢天天在加重，她們現在住在一個旅館裏，一種上海鬧區所慣有的二等旅館裏，烏烟瘴氣，缺少陽光，不完繕的設備，只一張牌桌兩隻凳子，

早晨九點多鐘，李梅昏迷的睡在床上，小梅不在，走廊是茶

房的帳房，一個桌子，一把椅子，桌子上堆着些亂七雜八的東西，草紙，毛巾，帳簿，面盆，茶壺。牆壁上掛着玻璃的客覽板，客覽板的傍邊是呼鈴的號碼箱。

人肉肩客周老闆，依在桌子傍看報，茶房阿四忙忙碌碌的跑來跑去一會兒給客人遞着草紙，一會兒給客人打着擦面水，泡茶，又是草紙。這樣忙了很久之後，好歹算喘過來了一口氣，站在帳桌前，自言自語的發牢騷……

阿（茶房阿四的簡稱）都是人生父母養的，他媽的真作孽，從四點鐘一直忙到現在，連口氣兒都透不過來，這不是嗎？九點多了，要不是陰天，太陽也該兩丈多高了，

周（周老闆簡稱）（仍舊在看報）恐怕還要下雨呢！

阿他媽！我說過，茶房真不是人幹的，我要有兒孫，要飯，也不幹這一行！

周（仍舊看着報）唉！吃一行，怨一行，那一行都是一樣，這就叫王先生吃飯難！（輕抽淡寫的）譬如我們這一行吧！現在也不行了。

阿可是究竟你們的門路廣呀！

周廣什麼？只從嚮導社一解散，簡直沒出路了。

阿作作花旗的生意不是很好嗎？

周好什麼？沒一定的規章，誰都可以作吉普女郎，也不一準非用我們作肩客呀？

阿周老闆，今天報上有什麼消息嗎？

周有，黃金美票都漲了。

阿不是，我問關於東北的消息？

周一場糊塗，一場糊塗，蘇聯不想退了，工業設備都搬走了！因為誤會，我們的同胞又叫他殺了好幾千，接收委員

張莘夫一行八個人，一個也沒活！

阿 聽說蘇聯正在要求經濟合作？

周 誰知道！各界正在發動着愛國運動，特別是學生，現在已經震動全國了，各地的學生都在遊行示威！今天上海的學生追悼張莘夫，事後也舉行遊行示威。

阿 本來嗎？流了八年的血，我們還要割地方給人家！

周 說的是呀！戰敗國日本都沒割讓領土，我們戰勝了的國家，流血最多的國家，還得割讓領土？

阿 這次假使要打仗，我第一個去當兵，

周 那個孫子王八旦才不去！

（這時小梅愁眉苦臉的從外面回來了）

阿 噯，噯，小姐，你們的房錢今天可不能再攤去了呵

小 （頹傷的）我們一時又不走，再等兩天不可以嗎？

阿 這，那行。你在自說自話嗎？住棧房都是先付錢，那有像你們這樣的，兩多月不給房錢？都是我在老闆面前說好話，否則早就把你們趕出去了；老闆可說了，今天你們再不付錢，那可就不客氣了，我昨天爲着你們還叫老闆吃牌頭呢！

小 可是沒錢怎麼辦呢？

阿 沒錢？沒錢就完了嗎？假若客人都說沒錢，那我們吃什麼呀！

小 這！這我們是重慶新來的……

阿 重慶來的照樣拿錢呀！

小 我，我我不是說不給錢，實在是我們是東北人，想打上海轉道回家，可是我們眼望着家鄉，回不去回不去，姐姐病得又這麼重……

阿 可是你得想想辦法呀！（頓下去了）就是我答應你，我們的老闆不答應呀！

小 是，我知道，我想辦法，我當然是要想辦法，請你再幫幫忙老闆面前多說幾句好話！

阿 好吧！好吧！

（小梅輕輕的推開房間的門進來，看看姐姐還在睡着，一個人無力而憂愁的坐下）

（走廊的周老闆和阿四小聲的談着話）

周 噯！這個女人是幹什麼的？

阿 不知道，好像是個學生，裏面還有一個生病的女人大概是公教人員。

周 打重慶來的？

阿 說是回家的，東北人，消息一天一天的不好，回不去。一個病倒了，在這兒住了五個多月了。

周 看樣子好像很窮的嗎？

阿 五個多月了，有錢也化光了，物價天天的往上漲。

周 長的到很漂亮嗎？

阿 漂亮可不能當飯吃！（譏笑的）

周 漂亮不能當飯吃？你這是什麼話，上海的女人指着漂亮吃飯的有多少你知道嗎？

阿 哎呀！我到忘了，你周老闆就是吃這一行的，真是該死，真是該死。

周 噯！阿四，她欠你們多少房錢，

阿 兩多月——，大概九萬多塊錢吧！

周 （拍阿四肩一下）噯，阿四！發財的機會到了。

阿 發財？怎麼發財呀？

周 傻瓜！這還不容易嗎！她不是欠你們錢嗎？你逼着她要錢！逼死她也要錢！

阿 這與良心不忍呀！

周 傻瓜！你真把她逼死呀！逼她要錢是圈套知道吧！逼得她沒辦法，她一哀求你，我們就好發財了？

阿 這怎麼發財？

周 你聽我說呀！你就把一切往老闆身上推，你說老闆不答應沒辦法，完了你就介紹給我可別說我是人肉肩客呵，你就說我是某咖啡店的老闆，那已後就是我的了，

阿 你怎麼辦呢？

周 我呀！我叫她到我那兒去當侍應生去呀，我借給她錢，還房錢，給他姐姐看病。

阿 可是你沒有咖啡店呀？

周 你看，你看，你這個傻瓜，我真叫她去當侍應生去呀？

阿 那麼幹什麼？

周 合同一簽還不聽我的嗎？

阿 你叫她去作吉普女郎？

周 對呀！吉普女郎！

阿 我有什麼好處？

周 給你五萬塊錢怎麼樣？

阿 五萬？我不幹！

周 十萬十萬。

阿 誰希罕十萬八萬的

周 那麼你要怎麼辦？

阿 賺了錢咱們兩人對開，

周 對開？這簡直成笑話了，一成二成，

阿 不成？一成我不要！

周 你不要沒關係，我和老闆去商量好了，或許老闆一個銅板也不要呢！

阿 你和老闆去商量？我看你能幹得成，一句話，我拿三成怎麼樣？

周 一成，再不能多了，否則我還是去直接和老闆商量。

阿 去你的，我要讓你幹成了，對不住你，女人這一面我都說穿了它

周 噯，阿四！我們可是老朋友呵！一句話，兩成怎麼樣？

阿 得，兩成就兩成吧！

周 我們可決定這樣辦！

阿 一句話！

（這時呼鈴響了，號碼箱指着三十八號，阿四急匆匆的走去，周還在看報）

房間裏的小梅，愁悶的站起來，走到窗前。）

小 下雨了，又下雨了（冀望了片刻）

眼望着家鄉，

隔一片海洋，

流浪的時候想收回東北，

抗戰的時候期待着勝利，

重返家鄉，

團聚一堂。

內戰，擊碎了半個夢想，

強權又奪據了東方，

開始了第三部的流浪，

難道再見一次九月十八，

十四年淚，八年的血！
 流遍了這解放的戰場！
 犧牲是這麼大，代價是這麼小，
 難道今後還作牛羊？
 流浪逃亡，爲的不作牛羊

.....

(這時由外面傳進來遊行示威的口號)
 蘇軍必須立即撤出東北！
 拯救東北同胞！
 鐵血保衛東北！
 中共應該愛護祖國「這時李梅已經醒了」
 澈查張莘夫慘案！
 九一八不能重演！
 反對東蒙特殊化！
 絕對不承認雅爾達協定！
 黃帝子孫們拿出良心來！
 打倒新帝國主義！

.....

.....

起來
 不願作奴隸的人們
 把我們.....

.....

.....)

梅 (無力的) 小梅！
 小 (回轉身來) 姐姐，你醒了，

梅 小梅，我不是在作夢嗎？

小 不，姐姐，不是的，

梅 外面好像是遊行示威？

小 是的，遊行示威！

梅 爲了東北？

小 學生的護國遊行。

梅 護國遊行，護國遊行，這又變成了十年前的護國遊行，剛打倒了一個帝國主義，又出現了一個更大的新帝國主義，十年前，激烈的演說，盛大的遊行，爲了東北，十年後的今天，又是爲了東北，……………（寂寞了片刻）小梅！我們回不去了！

小 不，姐姐總能回去的，遲早的一天。

梅 不行了……………我恐怕完了（落淚）我！回不到家了。

小 不，姐姐，（哭）你！

梅 是的，萬一我死了，小梅，我一真不放心你呀！一個孤零零的女孩子，你將怎麼辦呢！（落淚）

小 （撲倒在姐姐身上）姐姐！別說了，別說了，不會的，不會的！（哭）

梅 不哭，小梅——不哭（哭）你再叫我一聲梅姐，像十五年已前那樣再叫我一聲梅姐！

小 梅——姐（大哭）……………

梅 小梅——我們太苦了，我們怨誰嗎？不——我們誰也不怨！這一些我們都是爲了東北，（哭泣了片刻）

梅 去年，弟弟臨死的時候，他說：我們要收回東北呀！我們不能放棄東北！我們十四年的流浪，逃亡和死亡，八年的流血，流汗和苦幹，這一些，這一些都是爲了什麼？不是

爲了東北嗎？都是爲了東北！

小 是的，哥哥說的對，都是爲了東北！

梅 他是多麼想活下去呀？嚮往着家鄉，想看一看勝利後的解放！可是他死了，現在，我一也不行了！

小 姐姐！你不要說了，你不要說這一些了，你不會的，不會的，……………

梅 不會的，是真的不會嗎？——我知道！（嘆聲了片刻）

小 今天，我又去找大哥哥去了，大哥哥到北平去還沒回來？

梅 張莘夫，被害了，大哥哥不會出什麼危險嗎？

小 不會的，聽說這兩天就要回來了，大哥哥是個軍人，不是技術人員，並且還少一條左臂。

梅 逃亡的人都死光了，芝蘭犧牲在鬼子的倉庫裏，志華被敵機炸死了，弟弟，也勞碌過度累死了，我一再一死，小梅！只有你，和已經殘廢了的大哥哥！

小 姐姐，你休息休息吧！不要說了，

（李梅閉上了眼睛，小梅給她整理了一下被）

（走廊上的阿四抱怨的剛走回來）

周 噯！阿四，怎麼樣呀？

阿 什麼事？

周 剛才談的事呀！

阿 唔！你說怎麼辦？

周 你去把她叫出來去呀！

阿 好！

（阿四！敲了兩下門，小梅輕輕的走過來開門，李梅睜眼看了一下）

小 什麼事？

阿 你出來！

小 （出來）有什麼事嗎？

阿 唉！小姐！真氣死人，我對老闆橫說豎說，好話說了千千萬，可是老闆不肯，這有什麼辦法？

小 請你再對老闆說說，我們明天一定有辦法。

阿 不成不成老闆說，馬上就要，一時一刻也不能拖延，否則就要趕你門出去了。

小 這，這馬上就要那兒有呀？

阿 沒有，今天可麻煩了，

小 這怎麼辦呀！

周 （走過來假若不知的）噯！什麼事？阿四，呵！

阿 唔！周老闆！您請坐，房錢，房錢一個客人怪可憐的，打重慶來，困在這兒了，欠了我們兩多月的房錢，老闆今天一定逼着她們要錢。

周 多少錢？

阿 不多，不多，九萬多塊！

周 這麼兩個錢：還用大驚小怪的，呵！你們想逼死人是這麼的？呵？混蛋！

阿 周老闆這與我沒關係，是，是我們老闆。

周 回頭對你們老闆說一聲，這掛我的帳好了，呵？

阿 是周老闆！

（周說完了回身就走！小梅趕上去）

小 這位先生，我們怎麼好……………

周 （回過身；大方的）沒關係沒關係，這算了什麼呵？

阿 小姐，這位是鼎鼎大名的，吉普咖啡館的周老闆。

小 多謝，周老闆，您救了我們。…………

- 周 算不了什麼！算不了什麼。你們是？……
- 小 東北人，流浪了十四年了，現在想要回家去！
- 周 這一時半刻恐怕回不去吧！
- 小 回不去回不去！
- 周 你們到上海很久了吧？
- 小 五個多月了！姐姐又病了，
- 周 病了，那得請醫生呀？
- 小 沒錢沒錢沒有錢！
- 周 我給你找個事情作吧！
- 小 那多謝您了，
- 周 沒關係，你就到我們的咖啡館來管帳好了，你英文會吧！
- 小 會的！
- 周 那再好也沒有了，我可以首先借給你一筆錢還房錢，給你姐姐看病——不過——不過進我們這個咖啡館，有一種手續，是要先簽合同的，
- 小 還要签合同？
- 阿 在上海，作什麼事都要签合同，
- 小 好！我簽！
- 周 那好極了，我現在正帶着一份合同，只要你在上面簽個字，就什麼都完了（從懷中拿出合同平放在桌子上）
- 小（看了一遍）呵！這！這，這是賣身契約嗎？
- 周 寫，不過這麼寫吧了，其實沒什麼！
- 小 混蛋！你把我當作什麼人了，你以為我是妓女嗎？
- 周 噯！你怎麼罵人呀？（對阿四使了個眼色）
- 小 我罵你們，你們是什麼東西？
- 阿 噯噯！人家好心給你找事，你怎麼罵人呀？你不幹，沒關

係，房錢呀，房錢拿來呀！

小 房錢房錢……………

阿 好，我不跟你耍，我進去跟你姐姐耍，（說着一腳踹開門進去了半個身子，李梅被他驚醒）

小 （一把拉住了阿四）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，你不要去對姐姐說，她是病人，她受不了，我前天對她說，房錢付了，你怎麼還能和她去要房錢，

阿 我可管不了這麼許多！路子有呀，你自己不走！

小 路子——路子——我走我走我簽合同，我簽合同（哭）（放下了拉阿四的手）

（阿四對周擠了擠眼，把門關上）

（然而這幾句話李梅已經都聽見了，她開始的用力的掙扎着爬起來，抖抖縮縮的往外走）

（小梅哽咽止住了，勇敢的拿起筆剛簽上了第一個字，門吱的一聲開了，李梅陰暗的面孔出現在門口，小梅哇的一聲哭了出來跪倒姐姐面前，李梅一聲沒響的，走到桌子前，拿起合同來撕得粉碎，阿四和周二人悄悄的溜了，李梅摸着小梅的頭髮）

梅 不要哭（眼睛直勾勾的再沒說第二句話）（小梅立起來扶姐姐到床上躺下）

小 姐姐，我再去找一趟大哥哥，

梅 去吧……………

（小梅去了片刻，遊行示威的呼喊又從遠處傳來，

鐵血保衛東北！

九一八不能重演！

李梅慢慢的爬起來，一點一點的往窗前走，在她剛要抓住

窗戶的時候，她不行了，死，一個人就這樣就死去了！眼望着家鄉，隔一片海洋，勝利已後仍舊看不見爹娘！外面的口號和歌聲混雜着……

中共應該愛護祖國！

拯救東北同胞！

起來

不願作……

把我們……

這一片激烈的愛國聲過去後，寂寞了片刻林江松小梅跑進來了，可是開了門進屋一看兩人愣了，林江松急忙跑過去一隻手抱起了梅）

林 梅梅……（淚，彷彿斷了線的散珠）

小 （抱住了身子）姐姐，姐姐（放聲大哭）（片刻）

林 梅——我絕對不使你的靈魂流落他鄉。

（外面又傳來遊行示威的口號歌聲）

鉄血保衛東北！

蘇軍立即撤出東北！

中共應該愛護祖國！

黃帝子孫拿出良心來！

起來，

「幕落」

不願作奴隸的人們，

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，

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，

每個人被迫着最後發出的吼聲！

起來！起來！起來！

我們萬眾一心，冒着敵人的炮火，前進！冒着敵人的炮火，前進前進！前進，進！

全劇終

1946.3 19.



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五月初版

有著作權

不准翻印

流

亡

著作者

田

野

發行者

北風出版社

上海揚州路揚州里廿七號

印刷者

東新印刷所

上海東大名路一六六弄五四號
電話五〇三八六號

組別	文娛
編號	3010

新 到 書

